短評

我買了「半本書」

——談「未來的震盪」中譯本

朱繩祖

六十一年九月卅日君弢先生以「未來的震盪」爲題，在中副方塊裏談到一本轟動世界的名著，卽歐文•陶夫雷所著「未來的震盪」（*Future* Shock By Alvin Toffler）。君弢先生並提及這本名著，「包括中國在內，已有九種文字的譯本。」由於本人算是該書的讀者之一，略知一二，所以讀到方塊文章頗感親切，知道這本名著已有中譯本，更暗暗爲我們有譯作家與出版社介紹這本最值得一讀的名著而欽佩、高興不已。

不過，當時我抱撼的是一直沒見過中譯本，直到上週在報上看到預約該書的廣告，才知道尙在出版中。再看看預約的書價僅爲新臺幣二十一元，想到我前年在紐約買英文原著本竟化了美金一元九角五分，兩相比較實在太便宜了。於是興沖沖地親自到郵局辦劃撥預約。昨天下班回來時，見到該書已寄送到家，眞是說得上服務迅速。可是當我撿起這本書，覺得那麼輕，心中不禁有個疑問，再打開譯本，前前後後翻了一下，眞如小孩受騙一樣，難免有點羞愧氣憤之感，也爲這個中譯本給譯作界、出版界增添一份汚點，而不得不借「書評書目」說兩句話以就敎於知者。

該書原著英文本從一九七〇年七月份出版，到一九七一年四月，僅僅九個月，就印了十五版。全書計五六一頁（評介與書名頁等尚未計算在內），共六大章二十節。內容以「事」爲經，以「變遷」爲緯，描繪出我們這一代所處的社會，現在以至未來所受和將受到令人不敢想像的衝擊，洋洋灑灑，一氣呵成，根本沒有上下册之分。而我所買的中譯本祇譯到原書第三章第二節（即第十節）就出版了，即使算是上「半」册，也應把第三章各節譯完（譯到第十四節）才勉可出版。而令人覺得「受騙」的是，該書預約沒說明是上册，在譯本上無論是封面，書名頁以至版權頁上，都沒有「上册」兩個字，僅僅在譯文最末一句加個（上册完）三個字，實在想不出是什麼道理，存的什麼心。如果說，因我們出版界惡性競爭，要搶先出版，也不應不爲讀者着想而「急」得書不成章；更不應連「上册」兩個字也不按成規印出來。自由經濟制度最大的特色就是公平競爭，但是在別人愈競爭對顧客愈有利，因他人常以提高品質或提供較佳服務來爭取顧客。而我們競爭結果，往往是顧客吃虧，因爲我們有一些敗類常以「偷工減料」、「粗製濫造」、投機取巧地來騙顧客，先「撈」它一筆再說。這家出版社的做法實在令人寒心。

不僅如此，該中文譯本最令人生厭的地方，乃是「譯者的話」。其中說，「全世界已有八個國家——連中國則有九個國家——出版或翻譯」，我不知道其他八個國家是否也有譯了「半」本就「佔了一份」的情形。其中又說：「本譯本直接自英文原著譯爲中文，茲將日文譯本在日本受到輿論激賞的形情，簡單摘錄如下，」接

著就條列一些日本各新聞報刊的評語短句，看來實在令人作嘔。查原著英文本上確刊載有書評，而且很多，有書評家個人的、有報紙和期刊的。這些書評者除了美國的而外，還有英國、法國甚至印度的，但就沒有日本的。譯者既然是由英文原著譯來，要譯該書書評，以助讀者認識「原著是怎樣的書籍」，爲何不把如許多的書評譯出來，而偏偏只找一本「日文譯本」來專譯它的「書評」呢？如果猜得不錯的話，該譯者日文程度一定比英文更好，譯點日文好讓讀者看出他還「傍通」日文。

筆者所以用「生厭」、「作嘔」等不雅的名詞來形容它，就是因爲譯者介紹該書的書評，捨原著所載很多書評不譯，偏偏夾帶些日本新聞報刊的書評。這是因爲日本新聞報刊的評論係世界權威？抑是譯者的偏好？或是根本沒看到英文原本？看到日本的新聞報刊，就想到他們極偏極左的「言論」，不僅已污蔑、出賣了我們，且已喪害了日本人自己。不僅我國人絕對多數對之憤慨，即使他們前任首相佐藤先生也曾聲色俱厲地斥責過他們自己。譯者有什麼理由對之偏愛呢？如果說，該出版社所出版的譯文書籍都是日文譯本（見該社圖書目錄正是如此），而要求譯者加點日文譯文以資點綴，譯者又看在稿費份上只得如此，到是情有可原。

最後要說的是，中副方塊所載的都是嚴謹的評論文字，前些日子呂方先生一篇極富正義而感人的文章，「廢止聯考」，祇因以幽默方式寫出，就曾引起若干讀者的「誤解」。所以個人對這「半本書」——「未來的震盪」中譯本的譯者與出版者無從獻言之際，作爲中副忠實讀者之一的我，對於君弢先生的方塊文章中「包括中國在內，已有九種文字的譯本」句，到有一點出自誠敬的建議：等那半本書出版時再說。